

八犬傳

Kyokutei
Bakin

きょくてい ばきん

八犬傳・肆

八犬放浪

巨曲亭馬琴

李樹果——译

Hakkenden

はっけんでん



八犬传・肆

八犬放浪

巨曲亭马琴

李树果——译

Hakkenden

はっけんでん

Kyokutei
Bakin

きょくてい ばき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犬传.4,八犬放浪/(日)曲亭马琴著;李树果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339-5012-5

I. ①八… II. ①曲…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8761 号

责任编辑:吴剑文

特约编辑:古 冈

封面设计: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责任印制:吴春娟

八犬传·肆 八犬放浪

[日] 曲亭马琴 著

李树果 译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286千字

印张:11.375

插页:8

版次: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39-5012-5

定价:48.00元(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犬冢信乃成孝 — 持⑨字灵珠犬士（丰原国周／绘）



犬飼現八信道

— 持⑩字灵珠犬士（丰原国周／绘）



目 录

第九辑 卷之一

- 第九十二回 二犬分路助一犬 3
孤忠携镖讼众恶
- 第九十三回 守如坐轿救主 16
孝嗣隔河述志

第九辑 卷之二

- 第九十四回 高嘏板桥道节放战马 27
五十子城信乃留姓名
- 第九十五回 梟头盔忠与凯旋 38
悼鼓盆定正知过

第九辑 卷之三

- 第九十六回 管领容谗疑良臣 53
乡士仗义待太敌
- 第九十七回 良将不征地广二总 67
凶贼无心自诉积恶

第九辑 卷之四

- 第九十八回 窃主财盗贼被盗戮 81
宿贼巢强人免贼难
- 第九十九回 素藤听鬼语施黄金水 95
远亲惑邪说闹馆山城

第九辑 卷之五

- 第一〇〇回 旧党应招士民益忧 107
返魂异术美人弥奇
- 第一〇一回 老尼献计旧祠新葺 120
逆将树人公子失防

第九辑 卷之六

- 第一〇二回 伏姬显灵补败损 135
义成收兵听家训
- 第一〇三回 里见源老侯富山吊亡女 153
犬江亲兵卫高峰摧强寇

第九辑 卷之七

- 第一〇四回 谒老侯亲兵卫讼神助 175
惊奇特刺客等各归顺
- 第一〇五回 名山有灵枯树生花 187
逃客无路老侠献俘

第九辑 卷之八

- 第一〇六回 献青海波景能自稻村来 197
冒黑暗夜曼赞信赴馆山

第一〇七回	犬江亲兵卫活捉素藤 里见御曹司仇还营寨	214
-------	------------------------	-----

第九辑 卷之九

第一〇八回	义成降旨宽刑 贞行谒主奏捷	225
第一〇九回	八百尼山居诱败将 滨路姬卧病受鬼魔	239

第九辑 卷之十

第一一〇回	反间术妙椿远犬江 为妖书阿仁别妙真	253
第一一一回	妖尼庭聚众兵 素藤夜袭旧城	267

第九辑 卷之十一

第一一二回	奉君命清澄讨复叛贼 应机变素藤易牛狼囚	281
第一一三回	三重罐醒里见侯 一首级误南弥六	298

第九辑 卷之十二上

第一一四回	义侠瘞首遗郭号 神灵惩魔全处女	313
-------	--------------------	-----

第九辑 卷之十二下

第一一五回	前面冈太夫人救孝嗣 不忍池亲兵卫钓河鲤	332
-------	------------------------	-----

《八犬传》第九辑上帙序

在昔自室町氏走鹿，诸侯割据，不禀武断于幕下。大以并吞小，强以威服弱。是以蜗角力战，无所不勉。狼贪蚕食，各不知厌。当是之时，田夫植矛而耕耘；山妇挂弓而纺织。人情都贤勇悍，不厚于忠孝。好名忘死，屠城薪骨，以为愉快。且也每莅军阵，为勇名以知于敌，改姓异名，欲不与众同者间有之。所谓若鹈北六花氏、吉见八谷党、里见八犬士、尼子七马九牛十勇介、大内十杉党、上杉十五山党、朝仓十八村党，及山中鹿之介、野中牛助，不遑枚举也。其名所载军记，事实多不详。素是史阙文欤？以类想象此，则暴虎冯河之勇已矣。盖战国浇漓士风，武勇有余，而文学不足。徒倡异好奇，为俗如此。呜呼，野哉！野哉！文武犹花实也，未见其花，恶得其实耶？故孔子曰：有文备者，必有武备。若夫其勇有余，而一文不通，则其行侏离。譬如沐猴之戴冕，与彼楚人凶暴，又何异焉？由此思之，三纲无道乱离世，行似猿象者，虽有记传实录，而不足见矣。是吾所以作《八犬传》也。然今之所传，非古之八犬士事也。非古之八犬士事，犹且曰里见八犬士，其故何也？野史用心，假彼名而新其事，于是乎，善可以劝，恶亦足惩。果乎，君子寻文外隐微，而解悟奖

导深意。妇幼代一日观场，而不觉春日秋夜之长云。因兹刊行书贾，利市三倍。不思作者之闲与不闲，年征月责，所雕镂五十有余卷于此，既而至第九辑。意匠渐疲，腹稿有限，结局团圆且近。抑童蒙等身之书，于稗史所罕，阅者倭指，可复俟辑末之出焉。

天保五年长月之吉，题于著作堂东园，菊花深处。

蓑笠渔隐

佐渡相川人，石井夏海氏者，予故人也。山海隔绝，不相见二十有余年于此。客岁偶有鸿翅，其书曰：尊著《八犬传》一书，新奇绝妙，世人所知。我孤岛亦年年流布，虽老圃、艸公、樵夫、工匠，而未阅为羞。如仆秉烛不知饱，爱玩与米石一般。因而为庶几附骥之侥幸，呈阅贱咏二三〔一长歌，三短歌〕，伏乞赐笔削，见许载诸后辑，则生平望足矣。于戏，故旧情愿不可辞，然若其长歌，无余楮可录，即取二三短歌以附载焉。歌曰：

司夜守门犬有责，保卫家国此栋梁。

昔有白犬鼻吐丝，今君执笔绣锦章。

金玉良言君之著，思读续篇佐渡人。

以上乃夏海氏之所咏。其第二歌乃取《今昔物语》所载：白犬吞蚕，而从鼻中吐丝之故事云。

蓑笠陈人又识

第九辑 卷之一

第九十二回 二犬分路助一犬 孤忠携鏢讼众恶

文明十五年癸卯春，正月二十一日黎明，犬阪毛野胤智的多年夙志如愿以偿，为父胤度报仇的时机终于来到。笼山逸东太缘连劝说其主君扇谷定正，派他做使节去那小田原的北条家进行密议，其副使除有灶门锅介既济、越杉骆三一岑、鳄崎恶四郎猛虎外，还有大石宪重的家臣仁田山晋五相随，带领许多人马，今朝从五十子城内列队启程，在旭日升起时已来到武藏州品革与大森村之间的铃茂林。毛野在岸边等着，见缘连等到来，便从路旁的树荫下跳出来，报名后拿着所带的火枪，先把走在前面的缘连的马击毙，然后跑过去杀了笼山的四名年轻卫士。缘连趁此机会提着短枪，择路向田间小路退去。毛野挥舞血刀追赶一百多米远。这些已见于第八辑的末尾，在此只略加叙述，以使故事衔接起来。下面便来详述，请看官悉心细览。

再说缘连，他虽然知道毛野骁勇，武艺高强，但恰好己方人多势众，身后前有鳄崎和灶门的人马，又有越杉和仁田山的队伍殿后，知

道有他们来救应,所以只是为了拖延点时间往后撤离,而没有逃走。毛野则犹如老鹰捉田边的野鸡一般,喝道:“卑鄙,滚回来!”眼看到了缘连身边,突然缘连回头看看,以田埂上的榛树作盾牌,站住厉目高声说道:“喂,你这厮实在撒野!你已知道,我年轻时因石滨故主的密令不能抗拒,虽曾杀了粟饭原首胤度,但是胤度之独子,年少的粟饭原梦之助,据世间传说已与其母当年同被处决,因此那个胤度怎会还有孩儿?然而汝却诡称是其子,骂我是仇家,干这种蠢事实荒唐。我想汝不是疯人,便是奸细,想杀我无术,且又不识时宜,实是螳臂当车,太愚蠢啦!”他虽然如此大骂,但毛野却不惊慌,拉开架势说:“缘连,你这个蠢货!我如不是胤度之子,为何不顾敌众我寡,偏偏要与你一决雌雄呢?靠近点儿听我说!光阴荏苒,瞬息多年,我母是父亲之妾,怀我三年后,在相模州足柄的犬阪村生下了我,取当地之名,叫犬阪毛野胤智,但很少有人知晓我的姓名。由于上天监察和神佛的冥助,多年的夙望今日总算可以实现。自我出生便有两个仇人,一个是千叶家的奸臣马加大记常武,已在己亥〔文明十一年〕夏,五月望夜于石滨的对牛楼,与其仆从们同被我杀死。剩下的一个仇家便是你。今天你跑不掉,这是上天的冥罚,无须狐疑,吃某这一刀。”毛野疾言厉色地进行谴责后,挥刀便砍。缘连听得明白,但已无暇回答,便捻动手中短枪进行交锋,一上一下地施展出他周身的武艺,频频向毛野的胸前刺去,枪尖犹如自云峰的山腰发出的闪电在地上掠过。然而毛野毫不在乎,连躲带拨,不断进攻,刀光好似洒在湖面上的月影,激起阵阵波澜。恰似二龙斗九霄,霏霏降金鳞;两虎搏幽谷,飒飒起狂风。双方虽好似都不含糊,但稍过片刻便见出武艺的高低。缘连哪里是孝义和勇敢胜过亿万人的毛野的对手,他很快便手忙脚乱,受了四四处轻伤,但还在顽强地战斗着。

却说缘连的后方策马前行的那两个副使,灶门既济和鳄崎猛虎与缘连相距二百多米,从一开始就没走在一起。听到缘连的随从慌忙逃回来报告,既济和猛虎吃惊道:“方才听到远处枪响不知何事,原来是有了歹徒。士兵们赶快跟上!”他们这样喊着,拍马一齐向前,跑上去一看,缘连的四名年轻卫士,身首异处与马一同倒在那里。跟在这两个副使的随从后边的缘连的奴仆们,遥指那边的田埂说:“二位老爷请看!报名叫犬阪毛野的那个野小子,在那儿呢!”猛虎和既济听了,勒马回头看看说:“原来那个歹徒还没走,离得很近。不能让他伤了缘连。”二人厉声地命令士兵,想策马向前去救缘连,但是前边是很狭窄的水田的田埂,如独骑前进则安危莫测,不可冒进。然而若跳入田中,却是尚未犁过的田,上结薄冰,虽可见底,但不知泥泞有多深,人马无站脚之地。他们踌躇着不知如何是好。一看可怜的缘连抵挡不住毛野的频频进攻,枪被压在下边,已是岌岌可危,大家都十分着急。猛虎怒不可遏,不觉高声喊道:“灶门你看到了么?左右两边的路虽然不近,但路宽可过大队人马。你同越杉、仁田山们商量,从左右大路带领人马,向这边包抄。我独自从中路去解救那里的危急。”说着从持枪从者的手中拿过枪来挟在腋下,策马向前。在宽不足三尺的田埂上,飞也似地跑上去,后边跟着的年轻侍卫和奴仆们,也都争先恐后地往前跑去。

再说那第三队人马,越杉骆三和仁田山晋五,听到前边发生事故,飞马赶来,与既济的人马相遇。既济向他们说了从三面捉拿歹徒的部署。因事情紧急,骆三和晋五都无异议,立即命令士兵,分左右两路,灶门既济从西方,越杉和仁田山从东方,各带士兵二三十名,走在前边的弯弓搭箭,吓得田中的野鸭和白鹭振翅飞起。他们心想犬阪面临这三方包抄的大队人马,他纵然有万夫不当之勇也难

以脱逃,以为机会难得,便仗着兵多势众,从左右呐喊着向前跑去。但没跑出多远,见东西两路前方的田埂上各有一垛稻草,突然从草垛后各闪出一杆枪来,把既济和一岑的马腹刺穿,两匹马都拼命嘶叫一声倒下了,马上的两个武士也翻身落马躺在田埂上。登时东西的两垛稻草被推倒,从中跳出两个武士来。这两个武士都身穿浅绿色的缀绳铠甲;系着细链条的护肩,裹着铁丝的护腿;腰上威严地挎着双刀,手提长枪,堵住前边的去路。从他们的神色就可看出,有无所畏惧的胆量和勇气,西边的那个一声恫吓说:“你这个装模作样的鼠辈,想仗着人多去救人,哪条路也不通。我们早已料到,埋伏在这里,是为了帮助我的异姓兄弟犬阪毛野报仇,我名叫犬田小文吾悌顺,听说过么?你大概是灶门锅介,从铠甲外衣上的袖徽就可以猜到。赶快起来,吃某这一刀!”他这样报名叱骂后,东边的那个武士也把枪一横说:“你是越杉?还是伏松?我不杀落马之辈。让后边的人马都过来,今有犬阪毛野的结拜兄弟犬川庄助义任在此。你如今是插翅难逃了,想前进更是寸步难行。赶快起来决一胜负。”既济和一岑面对这两位在众多敌军面前毫不畏惧、口出豪言的武士,虽已有些胆怯,但身未受伤也不便退却,便爬了起来与对手交锋。在东边勒住马的仁田山晋五也未因只有一个敌人而泄了劲儿,鼓励侍卫和奴仆们赶快与敌人短兵相接。在左右田埂上同时展开了战斗。五十子城方面虽然人多势众,但这两个犬士尚义骁勇,和汉罕见。他们的枪尖无人敢挡,东西两边的援兵都手忙脚乱,招架不住,更无暇放箭。有的枪被挑飞,人被刺倒在地;有的刀被打落,人滚进了水田。转瞬间已倒下十几个,其他人也多处受伤,所以都往后退,就如同山风扫落叶一般,拔腿往海边逃去。这时西边的头领灶门锅介既济正与小文吾交锋,虽然抵挡了一阵,但终不是犬士的对手,被刺倒

在水田内，未待爬起来就丧了命。手下兵丁大吃一惊，慌忙溃散。小文吾就如同韩卢驱狐，紧紧追赶。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再说东边那个头领越杉骆三一岑，先被庄助刺落马下伤了胳膊，强忍着疼痛，好歹爬了起来，和仁田山晋五一起迎击庄助，没想到又被庄助刺了一枪，伤势很重，被自己人挤倒，并被晋五之马践踏，肋骨断裂毙命身亡。其中仁田山晋五从一开始就没离开马，而且又在后边督战，可以避开庄助的枪。他虽然频频让士兵们进攻，但好似用羊角去顶猛虎，冲上去的纷纷丧命，逃回来的也都满身是血，四处逃散。晋五也慌了神，想拍马逃跑。庄助焉能让他跑掉，高声喊道：“好个不知耻的胆怯武士，你前在户田河滩，曾砍了我的假首级，从你枪上刻着的姓，就知道你是仁田山晋五。正好为那时在户田河滩死难的十条力二和尺八报仇雪恨。滚回来！滚回来！”一边骂着一边飞也似地追上去。晋五更加吓破了胆，使劲打马拼命逃跑。

这且按下不提。再说缘连方才在毛野旋风般的太刀之下，正感到自身性命十分危险之际，鳄崎恶四郎猛虎一马当先走到其他副使之前，从狭窄的田间小路赶来救援，从远处就高声喊道：“龙山主公（龙山即笼山，缘连改名之事已见前集）！且放宽心，曾屡立战功扬名海内，被称之为万夫难当的五十子将军的亲属鳄崎猛虎来了。不管是仇人或是冤家，一个不知名的歹徒，只可供作虎饵的犬阪，宰他易如反掌。”他大言不惭地口出狂言，一边跑一边骂，气势汹汹地来到缘连身边。缘连一看有了帮手，频频挥动手中枪呐喊厮杀，但毛野毫不怯懦，斜眼看着来到身前的猛虎，躲开缘连刺过来的枪，回手就是一刀。他的刀法娴熟，缘连的枪被击落，正要去拔刀，说时迟那时快，毛野“噢”地大吼一声，刀锋闪电般地砍进了缘连的左肩头，只听他惨叫一声倒下了。就在这时，猛虎喊道：“我等的仇人，休走看

枪!”怒气冲冲地狠刺一枪,毛野用刀把枪接住。这样枪来刀去,激战了十来个回合。猛虎使出周身的招数,唯恐被毛野高超的刀法击中,一时心急,刺出的枪尖被毛野躲过,接着收枪又刺,但因使劲太猛,枪刺空了,恰好刺在田埂边榛树的残株上。他惊慌地想往外拔,毛野赶快冲过来举刀便砍,但猛虎眼疾手快,丢下手中枪,往下一蹲,抄起犬阪的小腿就摔了他一跤,犬阪的刀“哗啦”跌落。猛虎心想:“这好极啦!”于是赶过去用双手抓住毛野高高举了起来。这个鳄崎猛虎虽然心术不正,但多年来在战场上从未输给别人,所以今天能把毛野的刀打掉并把他捉住。猛虎的膂力可敌三十多人,本事与背船的泉亲衡、破铁门的义秀不相上下;拿起器械不亚于义经之勇。他举着毛野不异于饥饿的老雕抓住了小猴儿。他想把毛野摔死,举着四下转了两三圈儿,“呀”地大叫一声把毛野摔了下去。毛野在空中翻了个身轻轻落在地上,随即抬腿就是一脚。他那熟练的轻身术一下子把猛虎右边的肋骨踢断了。因被击中要害,猛虎呻吟一声便立即仰面栽倒。毛野登时骑上去,左手抓住猛虎的发髻想砍下他的头。这时鳄崎的随从八九个人,从后边跑来,见此光景,吓得惊叫起来,心想不能让他伤了主人,但路狭不能齐头并进,走在前边的一个卫士拔出刀来跑上去。但毛野并不畏怯,仍旧用左手按着猛虎,右手抓起个小石子“呀”的一声掷了出去,不偏不斜正中那个卫士的眉间,鼻梁骨被打碎,未待喊出声来便栽倒死去。众人都吓得不敢向前。毛野赶忙又拾起手边的一颗石子掷了出去。吓得目瞪口呆站在那里的另一个卫士,被击中咽喉,口吐鲜血倒下了。那些随从们被他的如此本领吓得逃之夭夭。毛野说:“果不出所料。”冷笑着拔出腰间的短刀,抓住还在挣扎的猛虎的发髻,把他的头割下来,擦擦刀带在腰间,提着首级待要站起来,躺在身后的缘连这时才

苏醒过来,吃惊地拔出腰刀站立起来,一声不吭地从背后拦腰就是一刀。毛野看到刀光,忙一闪身,用猛虎的头把刀接住。没等他再举起刀来,便用首级把缘连的眼睛打了一下,当他惨叫一声步履蹒跚地摇晃不定之际,毛野拔出短刀往他脖子上一砍,未等再叫出声来,缘连已人头落地。这时猛虎的随从都已逃跑,身边已没一个敌人,所以毛野慢慢擦去短刀上的鲜血纳入刀鞘。又把与猛虎厮杀时丢掉的刀拾起来带在腰间。然后欣然向四下看看,见田埂上的一棵大榛树的残株长出长长的嫩树枝,他自言自语地说,这里甚好。先从怀里掏出个写着亡父法名的小条幅,把它举过头,然后打开,挂在那榛树的嫩树枝上,提着仇人的首级砸开水田表面的冰凌,把首级的血污洗净,放在那残株上,对亡父祷告说:“前在宽正六年冬十月,因马加常武的奸计,被缘连这厮杀害的先考如有有灵,请殓此供品。前虽杀死了常武一家,但尚有这个笼山缘连。他隐迹埋名至今已有十七年,天理循环,冤仇终于得报。希继母(指胤度之正妻稻城)及兄妹(兄栗饭原梦之助、妹玉枕等)也一同显灵,同来观此供品。你们生前之恨已雪,请与先父同登天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念罢佛号又念其生母〔名调布〕之法号,诉说了复仇之事,表达了孝子之诚心,悲喜交加,不禁热泪纵横,合十祈祷经久不休。

这时有足声蹑然走近身边,毛野急忙回头一看不是别人,而是二犬士庄助和小文吾。毛野急忙将小条幅卷起,站起来笑着迎接说:“真没想到与犬田兄和犬川兄相遇,二位没有伤着吧?你们二位怎么知道我今天报仇?方才仇家从东西两路来救缘连时,你们埋伏在途中拦阻截击,将其杀败并去追赶残党,我在远处都已看到。由于你们的帮助使我免于三面受敌。帮助仇人缘连的那个武士叫鰐崎恶四郎猛虎,只有他的枪法和力量非同一般对手,但他也被我杀